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癡人福 第八回 田北平虔誠沐浴變形換面受皇恩

絕技曾經擅古今，微權造化不能侵。世人莫道形難變，欲變形骸先變心。

卻說三官大帝，各自將田萬？的功績，應得賜福，及本身所行罪孽，合當赦免，其所受之奇厄，亦宜更變解除，一一詳細聲明，草成疏文，申聞上帝。玉帝見了疏文，心中大喜，道：「世間有這樣一個平民，救濟了無數饑民，自宜給與厚爵。其本身所受奇形，亦宜更變。」隨即差殿前一個仙官，降下凡世間，與田北平變形換面。這仙官領了玉旨，隨駕祥雲，降下凡世。說道：「吾乃上帝殿前，一個變形使者，又叫做人匠的便是。世上的人，只曉得那五官四肢與規模舉動，都是天地生成，父母養就。胞胎落地的時節，就定下好歹，以後再改不得的。

那裡知道，冥冥之中，有我這個變形使者，能把蓬？Z戚施，變作潘安宋玉。又能把潘安宋玉，變做蓬？Z戚施。就如今日三官大帝，因為田北平行了善事，一齊奏過玉皇，玉皇差我下去，替他改形換面，變做一個美貌男人。你要曉得，不是我加厚於他，要奉承財主，幫襯貴人。這都是他自己積德，感勸神明，故此有這心廣體胖的效驗。也有富貴之人，做事不好，被我在他夢寐之中，用此斧鑿，把那絕好的形容，變做極丑的相貌，也不曾放過了。他話休絮，煩我且到田北平家裡去走一遭來。」

正是：

奉勸世人休碌碌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

且說田北平，一日與吳氏閒坐說道：「娘子我和你，自從唐公做主，當面勸誨一番，回家成了親事，光陰易過，不覺也是半年了。」吳氏道：「我想鄒、何二位小姐與我三個，都是一樣的人。偏是他們有福，弄脫了身子，獨我一個命苦，罰在這邊受罪。」北平道：「那些閒話，都不要提了。只是一件，我家的田義，解了□萬銀子，到邊上去散軍。為甚麼去了許久，還不見回來。」吳氏道：「想必也就來到了。」二人說話之間，只聽得大門外鳴鑼而進。吳氏著了一驚，道：「是甚麼人，你出去看來。」北平走出廳堂，問道：「列位來做甚麼，莫非是撮把戲的麼？」報子道：「不是，我們是報喜的。」北平道：「我家沒人讀書，又沒赴考，有甚麼喜事報得。」報子道：「這椿喜事，若還是讀書赴考出來的，就不奇了。妙在平地一聲雷，方才詫異。快請田老爺出來。」北平道：「區區就姓田。」

報子道：「我們不信，你就是田老爺？」北平道：「你若不信，但看我身上臉上，那一件不是關的。」報子道：「既是田老爺，取筆硯出來，寫了賞帖，好看喜帖。」北平道：「要我多少？」

報子道：「只要一萬。」北平道：「多大的喜事，要我這些。」

報子道：「還你值得就是，快寫。」北平道：「也罷，寫一千罷。若還不值，我是沒有的。」報子道：「恭喜老爺，你為輪餉助邊的事，封了極大的官職，連盛價田義，也做了顯宦了。為輪財，主人位列公侯伯，僕從為官又進階。」北平道：「封我做甚麼官？」報子道：「封你做尚義君。」北平道：「不曾見有這個官銜。」報子道：「這是古時的名號，近來沒有。戰國時節，齊有孟嘗君，楚有春申君，趙有平原君，魏有信陵君。朝廷論你的功績，說封侯又太重，授官又太輕，故此於五等諸侯之外，又想出這個名號來。以後人見了你，都要稱千歲。」

遂取出報帖來說道：「這是報你的，這是報盛價的。朝廷的救命，就是你盛價齋來，明日就到家了。」北平道：「這等，請在前廳少坐。待我央房下看了報帖出來，打發你們。」北平拿了報帖，歡喜道：「竟有這等奇事，娘子快來。」吳氏道：「有何奇怪，既沒有人命干連，又不怕紅顏廝害，何須這等驚駭。」北平搖搖擺擺，笑道：「並無驚駭，還有奇快，這是我否多生泰。娘子你一向憎嫌我，如今不敢相欺，做了個小小的千歲，摯帶你做一位大大的娘娘了。報單在這裡，央你念一念。」吳氏念道：「捷報貴府老爺田，以助餉有功，蒙略唐特本題敘，奉聖旨高封尚義君，位列公侯下。呀，果然封蔭了。」北平道：「還有威風的事哩，連我那個雄，也做了命官。我如今是老爺的老爺，你如今是奶奶的奶奶了。」又付報單與吳氏，吳氏看了道：「呀，果然他做了官。」北平道：「拿來我貼在壁上。」

吳氏背喜道：「不想這癡人，竟有這般癡福。一般的桃柳三春，不在我熏獲半載。如今這副封誥，少不得是我受了。」對北平道：「這等，命下了不曾？」北平道：「就是田義齋詔，明日就回來了。」吳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朝廷的旨意，是褻瀆不得的。須要齋戒沐浴一番，才好接誥。快叫丫環，燒一鍋熱湯，洗一個大澡，把身子弄潔淨些，也好頂冠束帶。」北平道：「說得有理。這等快些燒香湯，等我沐浴。」吳氏道：「你在這裡等候，我去叫丫環送來。」

安得瞿唐三峽水，浴去村郎滿面塵。

北平道：「畢竟是宦家出來的，曉得這樣禮數。若把我們，那裡知道。待我預先脫了衣服來。」丫環持了浴盆，又攜了湯桶水杓等物，一齊送得進來道：「湯在這裡，盆在這裡，請爬下去洗浴。」北平道：「你要在這裡伏事，我今日這個澡，比不得往常，要像那殺豬宰羊的一般，一邊洗一邊刮，就等我忍些疼痛，也說不得，總是要潔淨為主。是便是了，我聞得人說，書上有句成語，叫做沐猴而冠，我如今要戴朝冠。這一沐也斷不可少。先將頭髮裡面洗起，快些動手。」變形使者站在北平背後，等丫環動手洗浴，方好與他改形。誰知那丫環略洗得一兩把，便道：「這樣臭身子，那裡被他熏得過。不如走了開去，等他自己好洗。桶內香湯易倒，盆中臭氣難聞。少停出賣肥水，只要一錢一斤。」悄悄地走得去了，變形使者暗地道：「他那丫環去了，我不如變做丫環，替他洗浴在水盆裡面改造，又分外變得快些。且待我自家先變了丫環來好替改造。」正是：要變他人先變己，就將己法變他人。

變形使者變了丫環，先舀湯灌入口內。北平道：「為甚麼原故，竟灌在口裡來。哦，想是要替我洗肚腸了。便吃他些下去，濯濯肝腸，澆澆心腑，便吃口香湯也無礙。」使者又舀湯，澆在頭髮裡面，又取物灑在眼內。」北平道：「呵呀，甚麼東西，迷了眼，快替我揉一揉。」使者替他揉了眼睛，北平道：「臉上要緊，替我多打幾下。不但洗去塵垢，遇疤好一處，都要用心沙汰。」使者將推刨，從頭至尾渾身刨了一回。北平道：「刮洗這肌膚，用了猛力，我雖痛楚也甘捱。」使者用一手著胸，一手著背，用力按了一回。北平道：「若然把我背後胸前肉，推去得淨更好。」使者又將他的腳扯了，伸縮一頓。

北平道：「任你摩筋按骨，縮去伸來。你弄了這半日，也辛苦了，讓你去罷。待我自己揩乾身子，好穿衣服。」使者背後道：「將他一身缺陷，都補完了，回覆上帝去罷。」正是：心頭若少崎嶇事，世上應無缺陷人。

北平揩了身子，穿了衣服。看壁上道：「好奇怪，方才吃下些水去，竟像換了一副肚腸。這報單上的字，起先識不上幾個，如今都念得出了，難道是我福至心靈，竟把聰明孔竅都洗開了不成。娘子快來。」吳氏帶了丫環出來，見了北平，著一驚道：「這是甚麼客人，大爺往那裡去了。」北平道：「娘子又來取笑，我就是大爺，那裡還有第二個。」吳氏道：「呀，好奇怪，聲音是他，怎麼形像竟變了。你且走幾步看。」北平走了幾步，吳氏道：「一發奇怪，連走也不蹣，背也不駝了。」

丫環向北平身上嗅了一頓，又取手看了一看道：「大娘你看他身上的皮肉，白也白了許多，光也光了許多，連那三樣臭氣，都聞不出了。」北平道：「都是刮洗得到的原故。娘子也難為他，費了半日工夫，替我從頭至腳，沒有一件不洗到。」丫環道：「這等你見鬼了。我只洗得一兩把，就跑了進去，何曾費甚麼工夫。」北平大驚道：「呀，這等說起來，就果然奇怪了，快取鏡子來，待我照一照看。」丫環取了鏡子，北平接了一照，大驚道：「呀，這是甚麼緣故。」吳氏道：「一定是神明之力了。或者該有這些造化，替你脫胎換骨，重做一副人身，也不可。只是變得太驟，所以更奇。花面村郎，蛇皮俗子，眼睜睜立換胞胎。」北平道：「你們但知我形容改變，還不曉得我肚子裡面，也明白了許多。竟不像以前駱突了。」吳氏道：「茅塞頓開，分明是奇福來了，相貌隨心更改，莫道世界上無神明。親眼見的，還有甚麼疑猜。」宜春背後說道：「樣樣都變過了，只有那件要緊的東西，不知可曾

變過，也要待我試他一試才好。」吳氏道：「我方才得了封蔭之報，還只有三分歡喜，如今到有□分了。說不得我今晚先破私囊，備一席喜酒，一來拜謝天地，二來恭賀你的形海只是一件，恐怕那看經念佛的知道了，又要還起俗來，就有許多不便了。以前還盡那紅顏債，到今宵才有一個笑容開。還願你留住原形，等待那吃醋的來。」

北平道：「娘子，你到是個佳人，我卻不是才子。今晚上我到是尋常歡喜，娘子是□分湊意了。」吳氏斜眼向北平頭上指了一下，走入房裡去了。北平大笑，也走進房而去。

卻說鄒小姐在靜室裡，對何小姐說道：「妹子，我和你避俗以來，光陰迅速，不覺已是一載有餘，後來的那一個，倒安然做了家婆，與他睡了半年，也不曾被臭氣熏死。我們兩個早知如此，悔不當初，為甚麼不權忍一忍。或者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也不可。如今囚禁在此，幾時才得出頭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聞得那個孽障，為助邊的事，封了尚義君，眼見這位誥命夫人，要讓與別人做了。請問姐姐，你還是讓他不要他。」鄒小姐道：「休提封誥，說將來教人醋倒。鳳頭冠送與人穿戴，頂頭的錢財不見分毫。我心上氣不過，要走過去與他爭論一番。只是當初的話太說過頭了，萬一他問起嘴來，叫我如何答應。」何小姐道：「你就耐得過，我也耐不過。俗話說得好，一日不識羞，三日吃飽飯。管他問嘴不問嘴，定要過去吵鬧一常出得他譏諷，少不得要忍些羞慚，將饑換飽。終不然闖席的任情饕餮，先來客反忍空枵。」說話之間，只見宜春走進來道：「大娘、二娘，你們兩個便在這裡看經念佛，把一生一世的好事，都被別人占盡了。」鄒、何二小姐道：「就是封誥的事麼？」宜春道：「封誥的事，還不足為奇。如今又有新聞，若還說將來，只怕你們不信。」二小姐道：「又有甚麼新聞，你快講來。」宜春道：「大爺的相貌都變過了。」二位小姐道：「怎麼人都會變起來？這個丫頭又來胡說了。」宜春道：「何如？我說你們不信。」二小姐道：「這等是怎麼樣變法，你且講來。」宜春道：「他也是才聞佳報，就把身軀向盆中盥澡。誰知那錦上添花，暗地裡神鬼，把肌膚變得嬌又嬌。渾身惡狀盡風消！往日時容，沒有半毫。」二小姐道：「不信有這等奇事。」宜春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便見。他如今就來拜佛了，你們放出眼睛看。」他話猶未了，只見北平自外面來。

「神靈難報，這樣嘉祥，何曾預先拜禱。」走至佛堂前，恭恭敬敬，拜了四拜。兩個小姐偷眼看了，著一大驚。北平拜畢說道：「全仗佳人終朝咒詛，罵村郎變作時髦。」二小姐作笑容，相見說道：「田郎恭喜。」北平道：「何勞美人相呼喚，這便是後恭前倨的蘇大嫂。」二小姐道：「田郎請坐一坐。」北平道：「多謝。」飄然不理而出。鄒小姐道：「果然變過了，有這等奇事。」何小姐道：「他便不理我，我偏要去理他。說不得了，明日受封的時節，和你預先闖過去，各人拚了性命，死做一常就作夫人爭不到手，也好借此為名，做個回頭之計。」

鄒小姐道：「說得有理。宜春，你到開詔的時節，預先過來知會一聲。」宜春曉得。正是：

收拾殘經別法王，袈裟脫去換霓裳。

初來不為求超脫，臨去何勞懺罪殃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田義，自在邊庭凱旋，唐經略差他齎了奏績的表疏，齎到京城，皇上大喜，隨命吏部，照功升賞。吏部照疏敘功，升職的升了職。隨將田北平的功績，請旨給封，頒下詔書，仍著田義齎齎還鄉。田義齎詔將近到家，說道：「自蒙唐公委任以來，才建微功，即蒙優敘，由軍前贊畫之職，加升招討使。就捧主人的封詔，馳驛還鄉。下官出門之後，聞得又添了一房主母，與前共有三位。若論成規，只該正妻受封，沒有旁及妾媵之理。只因這一位主母，都是不曾正過名分的。」

大的又說是大，小的又說是大。若還只封一位，就有無限的爭論。況且我那位主人，又不是會整綱常，能分嫡庶，彈壓得婦人倒的。所以下官大費苦心，在皇上面前，討了三副誥命，要使他各暢歡懷。是便是了，俗語道得好，若將容易得，便作等閒看。這三位主母，都是會憎嫌丈夫的，若還這幾副封誥，安安穩穩的上身，不費一些氣力，他只說夫榮妻貴，是道理之常；不怕奚落他，到那裡以後還要憎嫌丈夫。須要急他一急，然後送去才好。我有道理，這詔書且慢些開讀，只拿一頂鳳冠，一件霞帔，與主人的冠服一齊送上前去。且等那沒有的羨慕一番，然後上手，方才覺得稀奇。叫丫環，先取田老爺的冠帶，與正夫人的鳳冠霞帔，預先送去。說請他穿戴起來，等詔書一到，就好開讀。」隨後領命送了冠帶去了。田義歎道：欲安故國佳人意，費盡天涯客子心。

卻說吳氏自己歎道：「奴家只道時運不濟，做了四不全第三次的新人，誰知命運偏高，頂了尚義君不二色的原配，起初還怕他生得醜陋，身體享福，免不過耳日當災。如今又喜他變得風流，洪福齊天，赦得過朱顏薄命。只是一件，那靜室裡面，現有兩尊活佛，不肯容易昇天。美食旁邊，立了一對讒人，難免涎流至地。聞得誥命已到，少刻之間，就要開讀了。只得這一時三刻，是要緊的關頭。他兩個不來爭論，就是好事了。難道鳳冠霞帔穿了上身，還由他來奪去不成。叫丫環，且把書房的總門，權鎖一日，到明日再開。」丫環答應了，走到半路，忽倒回來，說道：「二位大娘都過來了。」吳氏著了一驚。只見鄒何二位小姐，都不穿道袍，改了裝，一步步走得過來。吳氏相見了說道：「呀，貴人不踏賤地。今日是甚麼風兒，吹得你二位過來？」何小姐對吳氏道：「你這貴人二字，倒也說得不差，他今日要做誥命夫人，自然比往常不同了。只是奴家略賤些，也被丈夫挾帶，替做第二位夫人了。」吳氏道：「這幾句話頗有些難解。請問這誥命夫人，是從那裡來的？」鄒小姐道：「是皇帝敕封的誥命，就到了。你難道還不曉得？」吳氏變色道：「那副誥封是有主兒的了，休得要妄想。」鄒小姐道：「是那一個？」吳氏指自己道：「就是區區。」何小姐道：「這等恭喜了，我們兩個不知，不曾過來賀得。原來那唐經略的封誥也齎到了。請問姐姐，幾時回府去受封？」吳氏怒道：

「我如今姓田，不姓唐了。受的是尚義君的封誥，不要在這裡假糊塗。」鄒小姐道：「這就奇了，請問你是第幾位？忽然要受起封來。」吳氏道：「我是第一位。」鄒小姐道：「我是第一位。」何氏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我也是第一位。」三人高聲爭鬧。

北平聽得道：「家室便初宜，咆哮方才息。」猛聽得有人聲沸，即忙走向前來，見了鄒、何二小姐，驚道：「呀，幾多年不見這女鐘馗，為甚的白日裡又來尋鬼。我這裡是凡間俗地，容不得高人。不知二位仙姑，到此何干？」鄒氏道：「恐怕誥命被人搶去了，特地過來受封的。」北平冷笑道：「這等說來遲了。」二小姐齊道：「也還不遲。」北平道：「不但來遲，也去早了。」二小姐又齊道：「我們去得早，他也不曾去得遲，都是一樣的，你不要好了一個，歹了兩個。」北平對鄒氏道：「那時你不憎嫌我，不要去念佛，今日如何有他兩個。」又對何氏道：「你若是不憎嫌我，不要跟他去念佛，那裡又有他來。今日的封誥，獨獨是你的。」指吳氏道：「也沒有他來爭。」指鄒氏道：「他也來爭不得。雖然是涇正名分，同甘苦，應相隨，全然不問是誰作主。若是乘亂暴逆，既宜分首從投誠，也要辨高低。你們若要先爭奪正，為甚麼不早豎降旗。到如今才知道停戰鼓，息征鼙，睜著兩個眼睛，皺著兩道眉毛。俺便要把律例，刪卻那出妻的條款。當不得這單恩，不赦你的休夫罪孽。我這些話，就是那謝婚筵的兩張辭帖，閉禪關的一張封皮。」

卻說田義差了個跟役送冠服來，說道：「初承天使命，來激美人心。稟上千歲，奉招討爺之命，送千歲與娘娘的命服在此，求預先穿戴起來，等詔書一到，就好開讀。」北平道：「知道了，你去罷。」北平換了王冠蟒服，三位夫人爭奪鳳冠霞帔玉帶。說道：「講不得了，大家搶了一件，要穿大家穿，要戴大家戴。」鄒氏搶了鳳冠，何氏搶了霞帔，吳氏搶了玉帶，各自穿戴了。北平看了大笑道：「這成個甚麼體統，快不要如此，還是讓與一個。」三人道：「這等你就講來，該讓與那一個。」北平扯吳氏背後說道：「夫人論起理來，自然該讓與你。只是一件，我如今是做君侯的人，比不得庶民之家了。豈有個嫡庶不分，以小做大之理。莫說鄉黨之間說來不雅，就是皇上知道了，也有許多不便。沒奈何屈了你些，讓與鄒氏罷。」吳氏怒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，我巴不得皇上知道，好同他去面聖見君。世間可有做大的人，為憎嫌丈夫，不待同宿，出去做了道姑。如今見丈夫變了，又有詔封，又要還起俗來，思想做夫人的道理。」鄒氏道：「你是天地之間第一個賢婦，再不憎嫌丈夫的。不要討我開口，只怕那假命嚇詐的罪，比背夫出家的罪，還略略的重些。」北平道：「你們不要胡吵，我如今這分人家，是有關係的了。閨門不謹，治家不嚴，都有人要彈劾的。」對吳氏道：「夫人做你不著，待我把實惠加你一位。這個虛名，讓與他罷。」遂作揖求讓。吳氏道：「這條玉帶，寧可拿來

擊碎去，斷然沒得讓他的。」遂解下來，欲擊碎去，被北平搶住了，付與鄒氏，道：「便宜了你，你是先進門的，拿去罷。」

何氏見了，說道：「這才是正理。我如今沒得說了，也脫下來讓他。」宜春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連大娘也不該受這個誥命夫人，該是我宜春受的。」北平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宜春道：「進門是我進起，新人是我做起，難道不是第一位。」北平道：「胡說。」鄒氏穿戴了，說道：「這私心方才安，終須是榮貴。任憑他恃寵專房，篡不得我的中宮位。我且笑你的氣餒，徒費精神，不濟前程。你說是實比虛名好，只怕我名高實也隨。」

又見那個跟役，持了冠服而來，說道：「再承天使意，來激美人心。稟上千歲，奉招討爺之命，說還有一副封誥，選一位賢慧夫人穿戴了，等開讀之後，一齊謝恩。」北平道：「知道了，你去罷。」跟役去了，何氏與吳氏，兩相爭奪。何氏道：「大娘我起先幫你，你如今也該幫我，快來搶一搶。」鄒氏向前來幫何氏搶奪，吳氏道：「田郎他有幫手，我就沒有幫手，你還不快來。」北平扯住勸道：「你兩個都不要搶，交與我中間人，自然有個調停之法。」北平取了冠服，背後說道：「取便取過來了，叫我把與那一個？」看了何氏，又復看吳氏，說道：「左顧東來右顧西，好叫我判時怎下筆，就是清官也難斷是與非。一個道，是挨班定了從前例。一個道，是順情讓了難為繼。我這裡要原情，又愁礙理。咳，皇上皇上，你既然要把花封錫，為甚的沛洪恩抵吝這涓滴。」對吳氏道：「夫人，都是我的不是，方才不該勸你讓他。如今做下例兒來了，就像秀才讓廩的一般，讓了第一名，自然要讓第二名了，難道又好跳過一位不成。」吳氏道：「呸！難道沒有超增補廩的事不成。老實對你說，頭一副便讓了，這第二副，是斷然不讓的。快拿過來！」

吳氏向前去奪。何氏道：「快拿過來！」亦向前去奪。北平都不肯付。何氏對吳氏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我們兩個，都是不肯隨他的，不該受封的了。你這位賢德夫人，是情願跟他的麼？」

對北平道：「他初來的時節，親口對我們說道：我若回到唐家，不但自己昇天，連你二位也不致久沉地獄。還虧得唐家不肯收留，若收留了，他還要來勾引別人去奉承前面的男子。你說他是個忠臣，竟要護蔽他麼。」北平道：「你也不要說他。若懷二心的，不止一個。我未曾變形的時節，個個都是奸臣，及至變形之後，個個都是忠臣了。論起理來，今日的封誥，沒有一個是該受的。如今沒得講，依著次序，也讓與先來的。」對何氏道：「你拿去罷。」吳氏道：「兩副封誥，都爭不到手，還有何顏再生在世上。爭第一既沒有狀元福氣，爭第二又失了榜眼便宜，再休想瓊林特設探花位。宮花雙朵插在帽簷邊，劉賁下第心無愧，李廣封侯不算奇。教人悔生了文場末號，吃盡了許多虧。他們出家的既然還了俗，我這還俗的，自然要出家了。受盡千般苦，翻輸一著先。奈何人不得，且去奈何天。」遂欲往靜室裡去。北平把手扯住道：「且慢。」何氏穿戴完了，私與鄒氏說道：「自後不愁他不理了。」二人覺有得心之意，又只見那個跟役，又持了冠服而來，說道：「三承天使意，來慰美人心。稟千歲，奉招討爺之命，說另有一副封誥，與前面送來的，雖是一樣品級，卻分外做得花簇些。揀一位受過苦的夫人，等他穿戴了，好受用些華麗。」北平道：「怎麼還有一副，又分外好些，這等說，倒被你等出利錢來了，快穿起來。」北平相幫吳氏，穿戴起來。鄒氏扯何氏，在背後道：「早知道好的在後，我們不該搶奪，才是錯了，錯了。」北平道：「感激皇恩無遺漏，致使全家歡喜。封章不齊，你們自然悲怨。做狀元的，不要驕奢；做榜眼的，不要歡喜；倒被做探花的，得了便宜。」宜春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畢竟還有一副，是封贈奴家的。」對跟役說道：「你去對頒詔的講，若還再有封誥，叫他快些送來，省得第四位夫人又要吵鬧。」不一時，只見鼓樂喧天，田義捧了詔書，說道：「口銜天憲，出身帶御香來。不到無爭處，皇恩未敢開。」北平領了三位夫人，一同接了詔書。

田義道：「聖旨！下跪聽宣讀。」

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朕自踐極以來，匪躬有失。

饑饉薦臻，繼以兵凶，愈增攘亂。邊陲告急，司轉運者，充耳不聞。賦役久逾，奉催征者，忍心不顧。嘉爾義民田萬鍾家，視朝廷，捐重貲而不惜身；觀民命，任博濟而無辭。轉敗成功，伊誰之力。回生起死，實爾之由。爰敘嘉獻，合膺重獎。功既高於卜式，賞應重於漢朝。茲封爾為尚義君，位列諸侯王之下。妻鄒氏、何氏、吳氏俱封一品夫人，各授冠裳，以旌忠義，欽哉！謝恩。

聖旨讀罷，謝恩。北平與三位夫人叩頭，一齊高呼：「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」拜完起來，北平對田義道：「這番功勞，全虧了你，竟該拜謝才是。」田義道：「田義蒙恩主委用，信任不疑，致有今日，真是天地父母之恩，粉骨碎身難報。請恩主與三位主母上坐，好待田義叩頭。」北平道：「以後不要這等稱呼，我叫做姪兒，你叫做叔叔，大家同拜便了。」於是田義朝上，北平居左，鄒氏與何氏吳氏在右，大家一同拜了四拜。田義道：「積金千萬，不是容易的。多蒙恩主任信不疑，輪邊的事況，又不是親賚，焉知我不是偷天計策，到如今把連城垂手換將歸。堪笑那個相如，沒用歸趙還原璧。既然恩主有命，只得改換稱呼。叔叔，嬌娘，請便，小姪告退了。」

同儕莫羨出頭人，須識家臣國也至。

只恐位高來重責，荷君不似荷柴薪。

田義辭了叔叔嬌娘退了出來，與兄弟相會。田信道：「恭喜哥哥高升官爵。這都是哥哥的才乾所致，可喜可賀。」田義道：「這官兒不是愚兄的才乾可以做得來的。皆是愚兄一點忠良，上圖報國，下為主人，費盡多少經營籌畫，所以致此。賢弟須要學愚兄這赤膽，日後自有出頭。自古道：天眼恢恢，人心難昧。」田信道：「多蒙哥哥指教，愚弟備有酒筵，與哥哥接風洗塵。」田義道：「愚兄王命在身，就要覆旨致任的，不比往常，你在家須要小心盡職，凡事要盡日規。愚兄就此告別了。」田義弟兄相別而去。

卻說唐子才自平寇班師，得勝還朝，龍心大悅。雖賴北平助餉，得獲全勝，然運籌決勝，主將之謀，功宜並著。隨晉封為威武公，特授總制三邊，並賜錦袍玉帶，黃金千鎰，彩緞百端。奉旨還鄉祭祖，賞假半年。假滿之後即行來京供職。領旨出來，端正起程，百官護送，文武謁恭，何等威武。正是：太平待詔歸來日，朕與先生解戰袍。

唐子才辭駕出京，地方文武沿途送接，各獻土宜，一路風光顯耀，將近家鄉。再說唐夫人，聞說夫主還鄉在即，因記從前遣妾逼嫁斃命之事，自耽不合，況又官高爵顯，恩寵異常，心懷懼怯，恐怕回家，必有一番氣惱。故而預先喚媒婆，不惜重價，買下一妾，費有千金，非但貌美無雙，並詩詞歌賦，件件精工。隨差人打聽，官船將到荊州，即命家人僱一號大船，帶了小妾，一路迎上前去。兩船相遇，夫人即過船進艙，賠禮請罪。然後命妾上前，叩見恭喜，並述衷腸。唐老爺初時見面，心懷憤恨，置之不理，及至看了新娶之妾，面目和順，風韻異常，又見唐夫人順情順意，分伏小，隨回嗔作喜，重新見禮，各敘寒溫，歡度如前。船到碼頭，早見文武官員，士宦鄉紳，紛紛迎接，各投稟帖。吩咐一概辭謝，容日答拜。各官回衙不提。早已備大轎三乘，一同上轎歸家。真個前呼後擁，好不威風。子才夫婦回歸府第，先參天地，後拜祖宗，安排家宴，夫婦交杯。次日備帖，往各衙門，及裡中紳緒，一切親友同窗，連日拜望，天天赴宴，忙了一月，稍得安寧。後田北平亦備了盛禮，金珠古玩，海味山珍，綾緞等物，命人扛抬，親自登堂，拜謝薦拔之恩。唐公接進高廳，北平納頭叩拜道：「深感薦舉之恩，又承賜妾之德，寸心常感，報效無門，聊具禮物，稍申萬一。」唐公連聲：「不敢，此乃田兄慷慨捐餉以救兵民，下官平寇，全賴此以成功。此係朝廷特恩獎賞，與下官何涉。濫叨盛禮，心實難安。家人獻茶。」唐公忽想起從前船中相遇，是醜陋不堪之人，如今的面貌口談，竟變了個有才的美男子，甚為不解。便問道：「北平兄是尊駕令兄，還是令弟？」田公道：「晚弟賤字北平，並無弟兄。」唐公道：「前年舟中會遇是誰，因甚前後面目大相迥別。」田爺含笑道：「若問此事，非人力所能為。至今連晚弟，亦在模糊。」隨將改貌之事，細說一番。唐公不覺哈哈大笑：「果然天理昭彰，毫髮難泯。因兄助餉，得救萬民，寇賊掃平，生靈不致塗炭。一郡之民皆兄全沾，自然神明感應。故能天賜改形換貌，得享後半世風光，妻賢夫美榮華也。」田公聽罷，再三稱謝。談笑之間，開筵款待。酒過數巡，起身作別。自後常相往來，永成秦晉之交。後來假滿入京，謝恩赴任，貴為極品，妻妾俱生一子一女，各登顯爵。至今子孫繁衍，代代簪纓。

再說田北平，因唐子才起程復命，又備了絕盛程儀，親送登舟，攜手相別。歸家與鄒氏等四人，朝歡暮樂，受享無窮。

